

感懷于右任先生

于右任先生於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年）十一月十日，病逝台北，舉國上下，對於這位「美髯公」的逝世，莫不扼腕太息，以至流一把辛酸之熱淚，他平生的詩、詞、文章、書法，以及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其影響及於政治、軍事、教育、文化各方面者，固早爲國人所熟悉，中外所共聞，當代的記載，後世的史家必有詳盡的撰述，無待我多所論列。今之所記者，悉從其平凡事蹟中，以見先生之偉大而已。

江海由來合

風雲若有期

我和先生相識在北伐完成，奠都南京之初，當時先生美髯飄風，巍巍乎一代名流，我却是個略解詩文的青年學生。記不清在某種場合，得與他接談，便肅然起敬。他重視後生，藹然長者風度，更教我心悅誠服。但以年齡、學術、事功的懸殊，根本說不上甚麼友誼，只是高山仰止耳。經過十年的歲月，我和先生可謂：「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。」迨至抗日大戰爆發，國府遷都重慶，我在前方參加游擊工作。經過八年苦戰，日本投降，山河重光，還都南京，此時我正客居揚州，閱報，欣悉先生飛返首都，當時曾賦七律一首寄贈，表示無上的快慰與歡迎。先生復貽一幅曰：「江海由來合，風雲若有期」。卽此一件細

事，足徵先生胸懷寬闊，念舊重情，對於十年相識一個平凡青年，猶念念不忘，其於他人，更可想而知。

高韻自天成

磅礴有正氣

民國三十七年，我在江蘇當選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，晉京出席院會，先生任監察院長。兩院關係密切，自然接近甚易，他的外甥周伯敏，亦任立法院委員，能書，喜談論，因此，我和先生晤面較多。他寫贈我楹聯條幅甚多，但都遺失了，思之，極爲惋惜！

三十八年，共匪猖獗，和談破裂，首都有動搖之趨勢。某日，我和楊一峯委員往謁先生於其私邸，論詩、談書，藉以減輕沉重之心情，先生語我曰：「我的詩不好，不足爲訓」。我即答曰：「先生之詩，若以雕字刻句而論，自然不能與前人媲美。然而，自運工力，渾然元氣，豐富的民族意識，濃厚的革命思想，與夫深摯的情感，決非他人所能企及者」。先生拈髯而笑曰：「有是哉！斯言也！」當時贈我們朱色「右任詩存」一部。談得正高興時，突然門者傳刺，有自徐州敗退的劉峙將軍來謁，我們立刻告辭。先生曰：「你們到我書房稍坐一刻，俟劉去後，再談談吧！」此情此景，恍如昨日，而先生已作古了，思之，重思之，不禁潸然欲涕！

風雲懷詞客

壽詩頌奇才

南京撤退廣州，而重慶，而台灣，輾轉流離，各有痛苦的經過。我曾淪陷於昆明，得世丈李印泉先生祕密援助，拋妻棄子，微服變名，潛逃緬甸，九死一生，經泰國而入香港，閉戶讀書，並任大專院校講席。嘗著「同光風雲錄」，其中敘及「南社」與詞曲家吳梅先生事跡，亦略涉先生之姓名，不久，接到他的復書曰：「……承寄大著，雅暢有法，瞿安一代曲家，精能藝事，得賢者表其聲聞，使故交前塵，躍然紙上，不僅九原增感已也。……」可見先生平日對於書籍，幾乎無所不讀，卽如區區不成熟之作品，亦必過目，好學不倦之精神，誠足爲學者模範。

先生八十大壽時，我在香港曾賦七律一首以頌之曰：

「艱難天縱牧羊童，晚節彌堅道在躬。革命馳驅龍起陸，奇才奔放馬行空。姚江踵武儒為將，秦嶺鍾靈地亦雄。憂樂一生關運會，汾陽福澤許相同。」

未幾，先生託吳家元君攜贈「右任墨存」一冊，並囑吳君約我吃飯，轉達答謝之意。區區瑣事，而先生亦不肯忽略的。

唱和留雅迹

簡易近衆人

五十年七月，我從香港回國定居，購備大筆兩隻，以作晉見之禮物。未逾旬日，接到邀柬，杯酒言歡，暢敘幽情。旋寫貽墨寶兩幅，一寫勗勉之詞，一寫他題「民元照片」詩：

「不信青春喚不回，不容青史盡成灰。低徊海上成功宴，萬里江山酒一杯。」

我當時依韻奉和曰：

「寂寞黃魂待喚回，天留元老起寒灰，掀髯一笑秦淮畔，重捲山河入酒杯。」

殊不料，所謂秦淮畔，捲山河者，竟成空言。

我嘗與立法院陳海澄、魯蕩平、延國符諸委員談到，我們有暇去看看于先生，同攝一幀照片，永留紀念。既而思之，先生年高，步履維艱，何必以此閒事，去紛擾老年人？於是因循時日，未能實現，迄今思之悔恨不及了。

吳延環委員語我曰：「于先生的偉大事跡太多了，就我平時觀感所及，譬如說：有兩位院長去看他，同時也有一個青年學生，及一個平民在座，先生從不重看院長，而輕看學生等，很自然的一視同仁，此種情形，數十年如一日」。的確，先生體認自然，和簡易近人的風度，我於長德顯要羣流中，從少遇見的。

以上所言，贈書、唱和、酬酢等等，並非故意自矜寵恃，炫耀於人，只不過隨筆寫來，以存先生之逸事。而且，先生交遊滿天下，樂與人以爲善，對於任何人，俱是誠懇相待，豈獨區區者一人受青盼而已。

西北狼烟起

隻手扶危局

于右任先生勳名震中外，無待我再多記述，但有兩件事，不得不特別提出者。

民國五年前後，先生屢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計議，以革命力量，應自北方建立，以便突破北洋軍閥的陣營，故有陝西之行，藉以奠定北方革命基礎。及至七年，西北革命軍事發展甚速，只以衆寡不敵，屢受挫折。先生毅然決然，就任靖國軍總司令職。其誓師詞有曰：「余以革命黨人，非爲權利名位而來，實爲救國家救桑梓，與諸同志共甘苦，同生死而來。……只要大家能確切認識，篤實履踐，則革命必成，強權必敗。……」先生於統帥軍事之外，特別注重教育及文化事業之發展，創設各級男女學校，介紹革命理論，故西北一隅軍民各階層，有革命思想與行動，直接間接有助於後來北伐之完成者，皆爲先生心血的花息。

但是，一隅軍事，終至彈械窳竭，軍費困窘，加之連年饑饉，死亡載道，其艱險困難情形，有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而得者。 國父致先生書曰：「……三秦居全國上游，夙爲形勝之區，而密邇西疆，關係尤重。兄自創義以來，力荷艱難，毅力苦心，同深欽佩。……兄處此困厄之交，尙冀維持固有實力，保存

現在地盤，以待發展之機。文苟有可爲，亦必竭力相照，決不使兄獨任其難。……」當時先生有五、七言律詩兩首：

「兵革又兇荒，三年鬢已蒼。郡猶橫白骨，天復降玄霜。戰士祈年稔，鄉民祭國殤。秦人爾何辜！殺戮作耕桑。」

「何事出山與志違，無能此支欲依誰？兵當南北多爭日，歲到青黃不接時。置腹難償諸將願，空拳安慰萬人飢。馬前清峪盈盈水，且自臨流照鬢絲。」

斯時內外交困，大勢已不可爲，然而，猶能支持五年之久者，全賴先生堅苦卓絕偉大精神感召所致。

獅子一聲吼

勳名萬古傳

我在此更要追述另一件大事，就是「上海光復」的經過，自從武昌起義，各省紛紛醞釀獨立響應。世人皆知上海光復，以陳其美先生爲首功，此係事實。但是于先生在幕後殫精規劃，亦有重大之勞績。其所主辦之「民立報」，陳先生及譚人鳳先生亦曾常爲採訪。所以，民立報社實爲革命黨人的大本營。

滬上黨人準備大規模行動時，擬先佔「上海製造局」，斷絕敵人武力的根據地。陳其美先生爲避免戰鬥傷亡慘重起見，挺身赴製造局，欲說服總辦張楚實，不料，張某頑固不靈，一意效忠滿清，故將陳拘禁，並擬處死。于先生當即電告楚實，勸其萬萬不可加害陳氏，以免演成不可彌補的慘禍，張懼乃止，並釋

放陳。假使當時陳如被殺，則上海光復恐有枝節，而燦爛史蹟，也許要另作記載了。

風骨範中外

萬世開太平

我懷念于先生，記述他平凡中的偉大、偉大中的平凡，却感到無言以盡其萬一。程中行先生「三原于公行狀」有言：「……：公卓然獨立，居恆鬱鬱，若有終身之憂者。從知大丈夫來往出處，自有本末；世間文章富貴，曾不足稍縈其心。革命黨人承五千年文化之道統，為生民立命，為萬世開太平，千秋志業在彼而不在此也。……：」三復斯言，深有同感。

近十年來，我略稽史乘，對於古今人物，不敢輕加毀譽，「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」。今於時彥論述之外，略記個人與先生微末關係，及其對黨國兩件大事，以備史家甄采。並引先生遺詩，以結束本文。

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

望我大陸。

大陸不可見兮，

只有痛哭！

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

望我故鄉。
故鄉不可見兮，
永不能忘！
天蒼蒼，
野茫茫，
山之上，
有國殤！

